

# 行道树

张晓风小语 ①

张晓风 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# 行道树

张晓风小语①

张晓风  
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道树: 张晓风小语. 上 / 张晓风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 2016. 3  
(知性小语系列)  
ISBN 978-7-5507-1507-3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6141号

图字: 19-2015-173号

本书中文繁体字版本由台湾九歌出版社在台湾出版, 今授权海天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其中文简体字版本。该出版权受法律保护, 未经书面同意, 任何机构与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复制、转载。

## 行道树: 张晓风小语 (上)

Xingdaoshu: Zhang Xiaofeng Xiaoyu (Shang)

出品人 聂雄前  
责任编辑 许全军 林凌珠  
责任校对 万妮霞  
责任技编 梁立新  
装帧设计 知行格致

---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 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7-8层 (518033)  
网 址 <http://www.hiph.com.cn>  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02(批发) 83460239(邮购)  
设计制作 深圳市知行格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
印 刷 深圳粤丰华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  
印 张 6.75  
字 数 110千字  
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 
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  
印 数 1-5000册  
定 价 39.80元

---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# 目 录

## 〔第一辑〕 地篇

|      |    |
|------|----|
| 地篇   | 3  |
| 行道树  | 10 |
| 枫    | 13 |
| 白千层  | 14 |
| 相思树  | 15 |
| 梧桐   | 16 |
| 柳    | 18 |
| 木棉花  | 20 |
| 栀子花  | 22 |
| 花拆   | 24 |
| 春之针线 | 26 |
| 花之笔记 | 28 |
| 春姐   | 38 |
| 魔季   | 44 |

## 〔第二辑〕 流苏与『诗经』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流苏与『诗经』               | 52  |
| 杨贵妃和她的诗               | 54  |
| 卓文君和她的『文君钱』           | 61  |
| 昨夜，被升                 | 65  |
| 六桥——苏东坡写得<br>最长最美的一句诗 | 69  |
| 大师·树林·鸟蛋              | 73  |
| 岁月·飞鸟·钱夹              | 76  |
| 错误——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        | 79  |
| 我的幽光实验                | 86  |
| 秋光的涨幅                 | 98  |
| 色识                    | 100 |
| 玉想                    | 115 |
| 月，阙也                  | 126 |

第三辑 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

常常，我想起那座山

归去

云鞋四则

问名

近水

用地毯来记忆

西湖十景

路

雨之调

132 153 165 173 180 184 189 191 199

## 第一辑 地篇

《尔雅》——一本最古老的字

典——上面说：「地，底也，其  
体底下，载万物也。」据说，古时  
的「地」字，是用两个「土」字为  
基本结构，而「土」字写作「𡗗」。  
猛一看，忍不住怦然心跳，差不多  
觉得仓颉造了个「有声音效果的  
字」，仿佛间只见宇宙洪荒，天地  
蒙涌，一片又小又翠的叶子中气十  
足的，「嘭」的一声蹿出地面，人  
类吓了一跳，从此知道什么叫「土  
地」。



据说，古时的“地”字，是用两个“土”字为基本结构，而“土”字写作“𡗗”。猛一看，忍不住怦然心跳，差不多觉得仓颉造了个“有声音效果的字”，仿佛间只见宇宙洪荒，天地蒙涌，一片又小又翠的叶子中气十足的，“嘞”的一声蹿出地面，人类吓了一跳，从此知道什么叫土地。

《尔雅》——一本最古老的字典——上面说：“地，底也，其体底下，载万物也。”看着，看着，开始不服气起来，分明是一本文字学的书嘛，怎么会如此像诗，把地说成最低最低的万物承载的摇篮，把地说成了人类的“底子”，世上还有比这更好的解释吗？

终于想通了，文字学家和诗人是同一种人，一种叽叽呱呱跟在造物者身后不停地指手画脚，企图努力来向人类作解释的人。

在中国语言里，大地不但是有生命的，而且还有得非常具体。

譬如说“地毛”，地竟被看作是毛发青盛的，地难道是一个肌肤实突的少年男子吗？而地毛指的是一些“莎草”。下一次，等我行过

草原，我要好好地看一下大地的汗毛。

地也有耳，“地耳”指的是一种菌类，大略和木耳相似吧！大地的耳朵，它倚侧着想听些什么呢？是星辰的对位，还是风水的和弦？

吃木耳的时候，我想我吃下了许多神秘的声音。

另外，有一种松茸，圆圆的，也叫“地肾”。奇怪，大地可以不断地捐赠他的肾而长出新的来。

有一种红色的茜草叫“地血”，传说是人血所化生，想起来悖怖中又有不自禁的好奇和期待。有一天，竟会有一株茜草是另一种版本的我，属于我的那株茜草会是怎样的红？殷忧的浓红？浪漫的水红？郁愤的紫红？沉实的棕红？抑是历历不忘的斑红？孰为我？我为孰？真令人取决不下。

“地肺”是什么？有时候指的是山，有时候指的是水中的浮岛。在江苏、在河南、在陕西，都有地方叫地肺，不管是以山或以岛为肺叶，吐纳起来都是很过瘾的吧？

“地骨”同时指石头和枸杞，把石头算作骨骼是很合理的，两者一般的嶙峋磊落。喜欢石头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看作“摸骨专家”，可以仔细摸一摸大地的支架。

可是把枸杞认作地骨却不免令人惊奇，想来石头作地骨取的是“写实派”手法，枸杞作

地骨应是“象征派”手法。枸杞是一种红色颗粒的补药，大概服食后可以让人拥有大地一般的体魄吧！枸杞也叫“地筋”，不管是“大地之筋”或“大地之骨”，我总是宁可信其有。

“地脂”是一篇道家的故事，据说有人偶然遇见，偶然试擦在一位老人的脸上，老人的皱纹顿时平滑如少年。世上有多少青春等待唤回，昨夜微霜初渡河，今晨的秋风里凋了多少青发？我们到何处去寻故事中的地脂呢？

“地脉”指的是河流，想来必是黄河动脉、长江静脉吧？至于那些夹荷带柳的小溪应该是细致的微血管了。这样看来喜马拉雅真该是大地的心脏了，多少血脉附生在它身上！只是有时想来又令人不平，如河川是血脉，血脉可不可以是河流呢？侧耳听处，哪一带是黄河冰断？哪一带是钱塘浙潮？究竟是人在江湖，还是江湖在人？今宵可否煮一壶酒，于血波沸扬处听故国的五湖三江？

“地脊”几乎是一则给小孩猜的谜语，一看就知道是指山，山是多峥嵘秀拔的一副脊椎骨啊！永不风湿、永不发炎地挺在那里，是有所担当、有所负载的脊梁。

地也有嘴，叫“地喙”，指的是深渊，听说西域龟兹国的音乐是君臣静坐于高山深谷之际，听松涛相激，动静相生，虚实相荡而来。如果山是竹管，深渊便是凿陷的孔，音乐便在

竹管的“有”与孔穴的“无”之间流泻出来。如果深渊是大地之口，那该是一张启发了人间音乐的口。

所有的民族都毫无选择地必须敬爱大地，但在语汇里使大地有血脉有骨肉，有口有耳有脊骨的，恐怕只有中国人吧。大地的众子中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最爱她，应该并不为过吧！

除了在语言里把大地看作有位格有肢体的对象，其他中国语言里令人称奇的跟大地有关的词汇也说它不完！

“地味”两字令人引颈以待，急着想知道究竟说的是什么。原来是指天地初生，地涌清泉的那份甘冽，听来令人焦灼艳羡，恨不得身当其时，可以贪心连捞它三把，一掬盥面，一掬饔飧，一掬清心。

“地丁”也颇费猜，千想万想却没想到居然是指野花蒲公英，真是好玩。“地丁”是什么意思？写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也说不清楚，我只好将之解释为大地的小守卫兵，每年看到蒲公英，我忍不住窃然自喜，和他们相对瞬目：“喂！我知道你是谁，你们这些又忠心又漂亮的小卫兵，你们交班交得多么好看，你们把大地守卫得多么周密，你们是唯一没有刀没有枪的小地丁。”那些家伙在阳光下显出好看的金头盔，却假装没听见我说话，对了，我不该去逗他们的，他们正在正正经经地站岗呢！

“地珊瑚”其实就是藤，算来该是一种绿色种的变色珊瑚了。世上的好事好物太多，有时不免把词章家搞糊涂了，不知该用什么去形容什么，应该说“好风如水”呢，还是该说“好水如风”呢？应该说“人面如花”呢，还是说“花似人面”呢？“江山如画”和“画如真山真水”哪一个更真切？而我一眼看到“地珊瑚”虽觉清机妙趣盈眉而来，却也不免跃跃然想去叫珊瑚一声“海藤”。

“地龙子”指的是蚯蚓，听来令人简直要扑哧一笑，那么小小的蠕虫，哪能担上那么大的龙的名头！但仔细一想，倒觉得地龙子比天龙可爱踏实多了。谁曾看过天龙呢？地龙却是人人看过的，人生一世果能土里来土里去像一只蚯蚓，不见得就比云里来雨里去的龙差。蚯蚓又叫“地蟬”，这家伙居然又善鸣，不太能想象一只像植物一样活在泥土里的动物怎么开口唱歌？可是每次在乡下空而静的黄昏，大地便是一棵无所不载的巨树，响亮的鸣声单纯地传来，乍然一听，只觉土地也在悠悠然唱起开天辟地的老话头来。

“地行仙”常常是老寿星的美称，仙人中也许就该数这种仙人最幸福，餐霞饮露何如餐谷饮水？第一次看一位长辈写“天马行地”四个字，立觉心折。俗话常说“云泥之别”，其实云不管多高多白，终有一天会脱胎成雨水，

会重入尘寰，会委身泥土而浑然为一。求仙是可以的，但是，就做这种仙吧！

“地货”是商业上的名词，一切的蔬菜、水果，萝卜、山芋、荸荠全在内，我有时想开一家地货行，坐拥南瓜的赤金、菜瓜的翡翠以及茄子的紫晶，门口用敦敦实实的颜体写上“地货行”三个大字——想着想着，事情就开始实在而具体起来，仿佛已看见顾客伸手去试敲一个大西瓜，而另一个正在捏着一只吹弹得破的柿子，急得我快要失口叫了起来。

“地听”一词是件不可思议的军事行动，办法是先掘一个深深的坑，另外再准备一个土瓮，瓮用薄皮封了口，看来有点像鼓。人抱着这种鼓瓮躲在地坑里，敌人如果想挖地道来袭，瓮就会发出声音。这虽然是战争的故事、生死交关的情节，可是听来却诗意盎然。又有一种用皮做的“胡禄”，人躺在地下把它当枕头枕着，也可以远远听到行军之声。大地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么多神奇？

“舆地”两字是童话也是哲学，中国人一向有“天为盖，地以载”的观念，大地是用来载人的。但是，哪一种载法呢？中国人选择了“车子”的形象，大地一下子变成一辆娃娃车，载着历世历代的人类，在茫茫宇宙中稳然前行。我想到神往处，恨不得纵身云外，把这可爱的、以万木为流苏、以千花为璎珞的娃娃

车（而且是球形的，像灰姑娘赴王子晚宴所乘的那一辆），好好地看它个饱。

“地银”指的是月光下闪亮发光的河流，“地镜”也类同，指湖泊水塘。生平不耐烦对镜，也许大千世界有太多可观可叹可喜可酖之景，总觉对镜自赏是件荒谬的事。但有一天，当我年老，我会静静地找到一方镶满芳草的泽畔，低下头来，梳我斑白的头发，在水纹里数我的额纹。那时候，我会看见云来雁往，我会看见枯荷变成莲蓬，莲子复变成明夏新叶，我会怔怔地望着大地之镜，求天地之神容许我在这一番大鉴照中看见自己小小如戏景的一生。人生不对镜则已，要对，就要对这种将朝霞夕岚岁月年华一并映照的无边无际的大镜。

每天，每天，我都看见他们，他们是已经生了根的——在一片不适于生根的土地上。

有一天，一个炎热而忧郁的下午，我沿着人行道走着，在穿梭的人群中，听自己寂寞的足音。忽然，我又看到他们，忽然，我发现，在树的世界里，也有那样完整的语言。

我安静地站住，试着去了解他们所说的一则故事：

我们是一列树，立在城市的飞尘里。

许多朋友都说我们是不该站在这里的，其实这一点，我们知道得比谁都清楚。我们的家在山上，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。而我们居然站在这儿，站在这双线道的马路边，这无疑是一种堕落。我们的同伴都在吸露，都在玩凉凉的云。而我们呢？我们唯一的装饰，正如你所见的，是一身抖不落的煤烟。

是的，我们的命运被安排定了，

在这个充满车辆与烟囱的工业城里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悲凉的点缀。但你们尽可以节省下你们的同情心，因为，这种命运事实上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——否则我们不必在春天勤生绿叶，不必在夏日献出浓荫。神圣的事业总是痛苦的，但是，也唯有这种痛苦能把深度给予我们。

当夜来的时候，整个城市里都是繁弦急管，都是红灯绿酒。而我们在寂静里，我们在黑暗里，我们在不被了解的孤独里。但我们苦熬着把牙龈咬得酸疼，直等到朝霞的旗冉冉升起，我们就站成一列致敬——无论如何，我们这城市总得有一些人迎接太阳！如果别人都不迎接，我们就负责把光明迎来。

这时，或许有一个早起的孩子走了过来，贪婪地呼吸着鲜洁的空气，这就是我们最自豪的时刻了。是的，或许所有的人都早已习惯于污浊了，但我们仍然固执地制造着不被珍惜的清新。

落雨的时分也许是我们最快乐的，雨水为我们带来故人的消息，在想象中又将我们带回那无忧的故林。

我们就在雨里哭泣着，我们一直深爱着那里的生活——虽然我们放弃了它。

立在城市的飞尘里，我们是一列忧愁而又快乐的树。

故事说完了，四下寂然，一则既没有情节也没有穿插的故事，可是，我听到他们深深的叹息。我知道，那故事至少感动了他们自己。然后，我又听到另一声更深的叹息——我知道，那是我自己的。